

榮譽院士呂麗紅女士謝辭

校董會主席彭耀佳先生、校長張仁良教授、各位校董會成員、各位教授、講師、同學、各位嘉賓、各位先生、女士：

我謹代表今天獲頒授榮譽院士銜的陳兆焯博士、陳永堅先生、鍾普洋先生、馬紹良先生、謝宗義先生及本人，衷心感謝香港教育學院把這項榮耀給與我們，更感謝教院熱誠接待我們，以及我們的親友、學生，讓他們分享喜悅。

得悉獲邀代表全體榮譽院士致謝辭，本人不但受寵若驚，亦愧不敢當。座中五位榮譽院士都是傑出的資深教育工作者，更是社會上的成功人士，而我只是一名幼兒教育校長。

然而，自從2009年至今，多年的救校過程，令我認識到社會的另一面，更深入地體會基層學子的苦樂，自此與他們並肩同行；另一方面，藉著與家長及社會不同層面的接觸、交流，也令我堅守對教育的信念和抱負。

香港的教育路從來不易走。教師工作任重道遠，言教以外，更重身教，需要持續地身體力行；而社會各方，無可否認，對教育的執行者——教師，也有極大的寄望。

締造卓越優秀的教育，究竟有多難呢？市民給了我一個綽號——神奇「呂」俠。這個稱號，彷彿讓人聯想起，要辦教育，就要變得神奇、要多功能、多樣化，更要神化得如傳說中的俠侶，才能成功、才能卓越。

其實，卓越的教育，少不了優秀的教師。很多人說，當老師是不可思議的，「酬勞少、付出多」，與講求效益、追求即時回報的現代社會，格格不入。可是，他們並不理解，老師投身教育，源於一點熱情、一份承擔。教師專業，就是以身教、以生命影響生命的神聖工作。

除了日常學校的工作，我還應邀到中學、大學講學，與青年人分享經驗。當我細說救校的真實經歷，比起電影《五個小孩的校長》內所描述的，要難上千百倍時，青年人的臉上，總是掛著難以置信的表情。那正是我希望他們思考的地方：我為甚麼願意成為最低薪的校長？為什麼竟有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？是事在人為？教育的真諦又在哪？

香港教育學院一向秉持並貫徹「文行兼修、敬業愛生」的校訓，讓我和學弟、學妹，在這教師的搖籃裡，愉快學習，修身立志。這裡，容我說一句衷心話：「幸好我們還有即將正名為大學的香港教育學院，數十年如一日地致力培訓優秀教師、肩負重大教育使命，並作出偉大貢獻。」

最後，我謹代表我們六位榮譽院士，再次向教院衷心致謝。儘管教育路不易走，我深信，

在挫折、難關面前，各位老師和教育界好友仍會不忘初衷，不讓心裡的信念、熱火，輕易熄滅。希望憑著大家不輕言放棄的努力，以個人的專業，服務他人，讓我們的香港變得更美好、更溫暖。

謝謝各位。